

SHEN CONGWEN XUANJI

沈从文

选集

第二卷

短篇小说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I217.2
109
:2

沈从文选集

第 二 卷

短篇小说



B030292

责任编辑：朱成容

封面设计：陈世五

沈从文选集·第二卷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印张15.5插页7字数321千
1983年5月第一版 1983年5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15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670 (平装)定价：1.80元



作者一九四七年夏在颐和园霁清轩后山

驅馬天山雪軍行入高山
遙老抱笏石指落層
冰宵已去漢為遠何時
以築城還浮雲落日
南征可生不可禁字予
穴被亦望百里風塵
以
陸劍の子勤彼軍為壽

士林商村

沈从文写于时年六十

作者手迹

目 次

在别一个国度里	1
学吹箫的二哥	30
连长	49
船上岸上	61
雪	70
上城里来的人	79
柏子	84
雨后	92
有学问的人	100
龙朱	111
阿金	133
媚金，豹子与那羊	140
旅店	154
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	164
牛	175

会明	192
菜园	206
夫妇	217
烟斗	228
萧萧	241
灯	258
绅士的太太	281
丈夫	313
道德与智慧	334
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	349
山道中	375
夜	389
渔	411
三三	425
虎雏	455
黔小景	483

在另一个国度里

——关于住八蛮山落草的大王娶讨
太太与宋家来往的一束信件

第一封信

此信用大八行信笺，笺端印有“边防保卫司令部用笺”九字。套封是淡黄色棉料纸做就的，长约八寸，横宽四寸余。除同样印有“边防保卫司令部函”八字外，上写着“即递里耶南街庆记布庄转宋伯娘福启”，背面还有“限三月二十一日烧夜饭火以前送到赏钱两吊”字样。信内是这样写着：

宋伯娘大鉴：启者，今无别事，你侄男拖队伍落草为寇，原非出于本意，这是你老人家所知。你侄男道义存心爱国，要杀贪官污吏，赶打洋鬼子，恢复全国损失了的一切地盘财物，也是象读书明礼的老伯妈以及一般长辈所知而深谅的。无如命不如人，为鬼戏弄，一时不得如意，故而权处穷谷深山，同弟兄们相互劳慰，忍苦忍痛，以待将来。但看近两月来，旧票羊仔放回之多，

无条件送他们归家，可以想见你侄男之用意。……

你侄男平素为人，老人家是深知道。小小儿看到长大，身上几块瘢疤，老人家想来也数得清！今年五月十七满二十四岁了，什么事都没成就，对老人家也很觉得惭愧。学问及不得从省城读书转来的小羊仔，只有一副打得十个以上大汉的臂膊。但说到像貌，也不是什么歪鼻塌眼，总还成个人形！如今在山上，虽不是甚么长久事业，将来一有机会，总会建功立业的，这不是你侄男夸口。

大妹妹今年二十岁了，听说还没有看定一个人。在这兵荒马乱的年辰，实在是值得老人家担心的事。老人家现在家下人口就少，铺面上生意还得靠到几个舅舅，万一有了三病两疼，不是连一个可靠的亲人都没有吗？驻耶的军队，又是时时刻刻在变动，一个二十来岁的大姑娘，陪到一个五六十岁上年纪的老太太身边过活，总不是稳妥的事！

你侄男比大妹妹恰好长四岁，正想找一个照料点细小家事的屋里人，大概还不致辱没大妹妹吧。说是照料家事，其实什么事也没有，要大妹妹来，也不过好一同享福罢了。

这事本来想特别请一个会说话一点的“红叶”，来同老人家面谈。恰巧陆师爷上旬上秀山买烟去了，赵参谋又不便进城，沈师爷是不认得老人家，故此你侄男特意写这封信来同老人家商量。

凡事请老人家把利害比较一下，用不着我来多说。

我想，在端午节以前大妹妹就可以送上山来，太迟不好，太早了我又预备不来。若初三四上山，乘你侄男满二十四岁那天就完婚，也不必选日子，生日那天，看来是顶好。

侄男对于一切礼节布置，任什么总对得住老人家，对得住大妹妹。侄男是知道大妹妹性情的，虽然是山上不成个地方，起居用物，你侄男总能使大妹妹极其舒服，同在家中一个样子。

大妹妹是娇生惯养长大的，到山上来，会以为不惯吧，那老人家很可以放心！这里什么东西都预备得有：花露水，法国巴黎皂，送饭的鸡肉罐头，牛肉，鱼，火腿，都多得莫奈何。大妹妹会弹风琴，这里就有几架。留声机，还是外国来的，有好多片子。大穿衣镜，里耶地方是买不出的，大到比柜子还大呢。其余一切一切，——总之，只要大妹妹要，开声口，纵山上一时没有，你侄男终会设法找得，决不会使大妹妹失望！

并且赵参谋太太，军需太太，陆师爷姨太太——就是住小河街的烟馆张家二小姐，她也认得大妹妹——都住在此间。想玩就玩，打牌也有人，寂寞是不会有的事。丫头，老妈子，要多少有多少，若不喜欢生人，把大妹妹身边的小丫头送来也好。

弟兄们的规矩，比驻到街上的省军好多了。他们知道服从，懂礼节，也多半是些街上人。他们佩服你侄男懂军事学，他们都是你侄男的死勇。他们对大妹妹的尊敬，是用不到嘱咐，会比你侄男还要加倍尊敬的。

你侄男得再说：凡事请老人家把来比较一下利害，用不着你侄男来多说。你侄男虽说立过誓，无论如何决不因事来惊动街坊邻里，但到不得已时，弟兄们下山，也是不可避免的事！

这得看老人家意思如何。

你侄男的希望，是到时由老人家雇四个小工，把大妹妹一轿子送到山脚来，你侄男自会遣派几个弟兄迎接大妹妹上山。也不必大锣大鼓，惊动街邻，两方省事，大家安宁。若定要你侄男带起弟兄，灯笼火把的冲进寨来，同几个半死不活的守备队为难，吓得父老们通宵不能安枕，那时也只能怪老人家的处事无把握！

谨此恭叩福安，并候复示！

小侄石道义行礼

三月二十日于山寨大营

送信的并不如小说上所说的喽罗神气，什么青布包头，什么夜行衣，什么腰插单刀，也许那都成了过去某一个时代的事了。这人同平常乡下人一样。头上戴了个斗篷，把眉毛以上的部分隐去了。蓝布衣，蓝布裤，上衣比下衣颜色略深一点，这种衣衫，杂在九个乡下人中去拣选，拣选那顶地道的乡下人时，总脱不了他！然而论伶俐，他实在是一个山猴儿。别看他那脚上一对极忠厚的水草鞋，及腰边那一枝短罗汉竹的旱烟管，你就信他是一个上街买棉纱粉条的小卖人！他跟同行的到庆记市庄去买了三尺多大官青布，在数钱的当儿，顺便把那封信取出，送到柜上去。

“喔，三老板，看这个！”

三老板过来，封面那一行官衔把他愣住了。声音很细的问：

“打哪儿来，这——”

其实他心中清楚。然而信的内容，这次却确非三老板所料及。

“念给太太听罢，这个，”喽罗把信翻过来，指给另一行字，“过渡时，问划船的，说刚打午炮，不会烧火煮夜饭吧。请把个收条，我想赶转到三洞桥去歇，好明早上山回信。”

“喝杯酒暖暖吧”，三老板回过头去，“怎么不拿——”正立在三老板身后想听听消息的一个学徒，给三老板一吆喝，打了个趑趄，忙立定身子。

“不必，三老板不必！送个收条，趁早，走到——南街上我也还有点事。”

三老板把收条并两张玉记油号的票子摺成一贴送到喽罗身边时，同时学徒也端过一杯茶放到柜上了。

“老哥，事情是怎么？”三老板把那一贴薄纸递过去，极亲昵的低声探询那喽罗。

他数点着钱票同收据，摺成更小一束，插到麂皮抱肚里去，若不曾听到三老板的问话。

“是要款子？”三老板又补了一句。

“不，不，你念给太太听时自知道。要你们二十八以前回山上一个信呢。……好，好，”他把斗篷戴上，“谢谢三老板的烟茶，我走了。”

来人当真很匆忙(但并不慌张)的走去了。三老板把信拿进后屋去后,柜上那个有四季花的茶杯里的茶还在冒热气。

看信的是庆记布庄的管事,大妹的三舅舅,他把信念给宋伯娘听。那时大妹妹并不在旁边,她到南街吃别一个女人的戴花酒去了。

第二封信

宋伯娘并不糊涂。利害虽比较了下,但比较的结果,还是女儿可贵。依她意思,对这信置之不理。然而三老板是晓事的人,男子汉见事也多,知道这是不能用“不理”来了结的事,当时就把大老板也找来。商议的结果,是极委婉的复一封信,措词再三斟酌,并赔不是,把两千块钱写上去,求宽宥,且加上“若果照来信所说办去,只见得两方都不利”的话。然而这话实在是无证据,不过除了这样一说,要找出更其有力的话时,在但会打算盘的三老板手笔下,也不是很容易的。

信由三老板执笔,写成后,托从八蛮山脚下进城的乡下人带了去,一切一切,还不让大妹妹知道。

道义侄儿英鉴:

二十一那天得到你一个信,舅舅念我听,你意思我通晓得了。你大妹妹那么大一个人了,我年来又总是病缠身子,也愿意帮她早早找一处合式人家的。你既喜欢你大妹妹,就把来送给你,我有什么不愿意?但你说是
要送上山来,这就太使我为难了!

山上哪里是你大妹妹住的地方呢？这不但不是你大妹妹住的，也不是你长久住的！山上不是人住的地方，（阿弥陀佛，我并不是说你现在住到那里，就不是人！）现刻大妹妹就多病瘦弱，要她上山，就是要她速死！

况且，我们是孤儿寡母不中用的人，靠到三两个亲戚帮忙，守着你伯伯遗下这点薄薄产业，平时没有事，还时常被不三不四的滥族歪戚来欺侮，借重那些披老虎皮的军队来捐来刮。果真象你所说的话，把你大妹妹一轿子送上山去，事情一张扬，怕他们官兵不深更半夜来抄你伯妈的家吗？可怜你伯伯，从小时候受了许多苦，由学徒弟担布担子飘乡起，挨了多少风雪，费了多少心血，积下这一点薄薄产业，不能给自己受用，不能给儿孙受用，还来由你大妹妹的事丢掉！老人家地下还有知觉，心中总也会不安吧。

这都莫说了。我们的铺子，同我这条老命，即或都不要了，但你大妹妹父亲的故土要不要？他们官兵，什么事做不出，他们晓得这事，他们不会用刨挖你伯伯的坟山暴尸露骨来吓吓人吗？倘若他们当真同你这样翻脸起来，为你大妹妹一人的缘故，把手边守着的这点先人血汗一齐丢掉，还得使睡在地下安息了的老骨头暴露，让猪狗来拖，我这病到快完事了的人，一天三不知，油尽灯熄，到地下会到你伯伯，要我拿甚么脸来对他？

你纵不怕官兵，我是舍不得你伯伯的故土的。照你的话，宋家的一切是完了，就是你所喜欢的大妹妹，也

未必活得下去。

许多事得你照料到。即如前次抢场那一次，街上搅乱得什么样子，宅下却连一匹鸡毛也不失，我们娘女都时常求菩萨保佑你的。大概你也还记得你大妹妹的父亲在生时对你的一些好处。如今你大妹妹的爹不在了，将来的许多事，还都要你看顾！

你年纪有那么大了，本来是应得找个屋里人，将来养儿育女，也好多有点人口。不然，你大哥又才去世，你又是这样跑四方的人，剩下个嫂嫂，躲到乡下去，抱起你大哥灵牌子守节，总不是事！我是平素就喜欢你为人，有作有为，胆子大，聪明强干，大妹妹的父亲在时，也就时常说到你是一个将来的英雄。你大妹妹虽说读了两句书，从小见面的，想来也是不会不愿意帮助你建功立业！不过你现今走的是这样一条路，就说是暂时，且不出于本心，万一有一天事情不顺手，落到军队手上，他们能原谅你是不出于本心的暂时落草，就让你无事吗？

你能把事业放下了（大丈夫应得建功立业，从大路上走去这是你知道的），只要你喜欢你大妹妹，大妹妹总还是你的。以后什么事也不要做，守着你大妹妹，在我身边，我是能养活你的，只要你愿意。

或者，山上实在是寂寞，找不出个人来体贴，我这里拿两千块钱去，请人到别县去买到个好一点的小妇，将来招安后，再慢慢商量也不迟！若是要用钱，我就教人告知龙潭庄上拨付。

这信是我在你大妹妹的三舅旁边口讲，要他代写的。你看到别人欺侮我孤儿寡母，都是要来打抱不平的，我把这事情照你所说的利害，实在也比较一下了。我说这些话也不尽是为我着想，我这老骨头活到世上也活厌了，要死也很死得了。我的话实在不为你相信时，横顺人是在里耶的，你要来惊动衙房，我也没有法子。

在观音堂住的杨秃子死了，外面人都说是你们绑去撕票的。都是同街长大的几个人，何必多作这种孽！什么地方不可以积阴功增福气？

阿弥陀佛，愿菩萨保佑你！

宋刘氏欽祚

三月二十四日

此信于二十五早上收到。

第三封信

“人来”！大王在参谋处叫人。

“瞧”一个小喽罗在窗下应着，气派并不比一个大军官的兵弁两样。

山寨的一切，还没有说过，想来大家都愿意知道。这是一个旧庙，在不知何年就成了无香火的庙了。化缘建庙的人，当时即让他会算，要算到这庙将来会做一个大本营，而且，神面前那一张案桌，就是特为他日大王审羊仔奸细用的案桌，怕也不近情理吧。如今是这样：正中一间，三清打坐的地方，就是大王爷同军法判案的地方。案桌上比为菩萨预

备时洁净多了，上面不伦不类用一床花绒毯子盖上，绒毯上放签筒，笔架。案桌移出来了一点，好另外摆一把大王坐的“虎皮金交椅”。这正殿很大，所以就用簟子夹成了三间，左边为参谋处，右边为秘书处，大王则住在正殿对面的一个大戏台上。这三处重要地方，都用白连纸裱糊得极其干净，白天很明亮，办事方便，夜间这三处都有一盏大洋气灯，也不寂寞。参谋处比秘书处多了一架钟，秘书处比参谋处多了一幅大山水中堂；两处相同的是壁上都有四支盒子枪。要说及大王的卧室时，那简直是一间——简直是一间……是一间什么，我说不出！顶会做梦的人，恐怕也梦不到这么一间房来吧。房是一个戏台，南方庙中的戏台，都是一个样子，见过别的庙中戏台的，大概也就想得到这个戏台的式样。不过这戏台经大王这一装置，我们认不出它是戏台了！四四方方，每一方各有一口大皮箱，箱就搁到楼板上，象把箱子当成茶几似的，一个箱上摆了一架大座钟，一个箱子上摆了一个大朱砂红的磁瓶，瓶中插了一把前清分别品级的孔雀尾，瓶口边还露出一个短刀或剑的鞘尖子。其他两个箱子上都不空，近他床那一个箱子上，还有几本书，一本黑色皮面的官话《新约》。大王的床在中间，占了戏台全面积之三分之一，床是漆金雕空花的大梨木合欢床，没有蚊帐，没有棉被，床上重重叠叠堆了十多条花绒毯子。两枝京七响的小手枪，两枝盒子炮，各悬挂于床架上之一角。戏台圆锥形顶上吊起那盏洋气灯，象佛爷头上那大鹏金翅鸟样，正复罩在床上。我还忘记说一进房那门帘了，这是一幅值钱的东西。红缎织金，九条龙在上面象要活了的樣子。这样顶阔气的门